

活

X

Z不是第一次做這種夢了。

自從W出現在他的生命已來總共也不過短短一年半，兩人成為大家眼中的好朋友——上廁所會找對方一同前往的那種朋友。

在Z眼中，W是個非凡如彗星的人，其他人都只是彗星後的塵埃冰晶，在W經過時燃燒成燦爛的彗尾成為W的陪襯。

W不是出淤泥而不染那樣清廉，而是在一片潔白中仍兀自的黑，黑的耀眼，黑的灼目。

W在處理事情上的能力遠遠高於其他人，導致他在班上總是被簇擁著——不是人緣好，這絕對不是人緣好，充其量只能用「能者過勞」來解釋這個現象。

W的雙眼總帶著一絲不苟的冷靜，還有深沉不見底的黑，如深潭一般寂靜見不著漣漪。

Z擅自地將W留在心裡，然後這種欣賞可能不知何時發了酵，直到現在簡直像株黑板樹深植於Z的心中，堅硬的支根在Z的心上穿出一道一道的裂縫。Z擅自地接近W，直到W也注意到他的意圖，笑盈盈地轉過身回應他的招呼。

他倆的交情好像也就從此展開。

他記得某次社團練習時W放下握在手中的白色木槍，突然對他說：「好不想升上高三喔。」

「蛤？」Z鬆開含著薩克斯風吹嘴的雙唇，發出一個無意義的音節。

「好像死了，就不用考學測，不用面對莫名其妙的社團和作業了。」

即使不說，Z也知道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開學後不久便在自家大樓頂樓體驗地心引力對抗空氣阻力的學妹。

然後，Z開始做了這樣的夢。

然後，他們還是升上了高三。

A

一睜眼，看見的是微弱的油燈照亮密閉如監獄的小房間，遠遠超過負荷人數的眾多人們擠在裡頭，上臂上或多或少留有幾個針孔。

大多數的人是睡著的，如死亡一般的昏睡，剩下的人不是哼著不成調的詭譎旋律，便是空洞地望著前方，只楞楞地坐在地板上。

整個空間瀰漫著過剩的血味和屍臭，還有濃稠地要讓人窒息的二氧化碳和生命。

他看見W用僅剩的左手拾起地上生鏽的斷裂鐵條，笨拙地把它刺向自己的脖頸，然後鮮血溢出，如墨水般染紅W的鐵條和左手，直至泛黃帶著汗漬的衣物。

Z選擇把身旁的針筒插進自己的橈靜脈裡，將未知的液體注射進去（即使他莫名地明瞭這東西帶著杏仁味），任由鮮血帶著氰化物在身體裡流竄。他閉上眼，讓自己沉沉睡去，永不醒來。

## B

彷彿未來一般的世界。

雙眼所及全都被厚厚的輻射塵掩蓋，整個畫面除了不斷炸裂的火光以外全都是黑白的。

在Z的正前方是一座小山，用廢棄金屬堆成的小山，他看見另一個Z在山頂孤獨地矗立著——即使只是個背對強光的剪影，他還是能確信那就是自己。

那個Z雙手緊纂著W的衣領像是要將它捏碎一樣，一下一下如撞鐘地把W的頭往小山上撞。那股莫名的力氣讓W的軀體受到不小的衝擊，顱骨被撞開灰白的汁液摻雜著殷紅的血汨汨流出，染溼了W身上綠色的襯衫，但他仍然繼續不停地撞。

身為W的三類朋友，比起動身阻止另一個自己的行為，Z卻不禁開始思考要怎樣的力道怎樣的加速度才能對W的天靈蓋造成這麼大的傷害。他知曉這麼想是違規的，但仍停不下來思考，甚至開始研究起顱骨的哪一部位最脆弱，撞爆以後傷到的是哪一個腦區。

Z就這麼眼睜睜的看自己把W砸個稀巴爛，然後動也不動地盯著另一個Z走向自己，一把掄起自己的衣領用力往地上的廢棄物上甩。

劇烈的痛楚傳來，只這麼砸了一下Z就昏過去了——然而他卻知道自己正被繼續用力撞擊著，直到自己的臉變成W那樣的肉泥。

啊，真希望我的死能為誰帶來一點悲傷，要是能有人為此吃素那我好像也算功德圓滿了。

Z這麼想。

## IX

灰白的槍高高飛起，在空中邊畫著圓邊落下，穩穩地落在W手上。

「你破壞了它的慣性。」Z說，「它應該要繼續掉下去。」

W的右手開始翻轉，纏滿絕緣膠帶的槍身不斷旋轉連成一片白色殘影。

「繼續掉下去？照你這樣講，掉在地上還是破壞慣性啊。」

「所以我說繼續掉下去，永遠都不該停下來，完全沒有終點的那種。」Z頓了頓，「像是槍的正下方有一個無底洞的感覺。」

「好喔，好像有點懂。」W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不，你永遠都不會懂。Z暗忖，但他沒說出口。

## VIII

Z總認為每個人腳下都有個黑洞，只消輕輕一推便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以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的形式深陷其中，永遠爬不出來。靜者恆靜，動者恆做等速度直線運動。

似乎有老師曾經說過：慣性就是維持原本的運動狀態。

「說的好像安於現狀也是一種慣性。」W不屑地笑著，「維持原樣混吃等死也是一個有名有姓的科學定律。」

「那是現象，不是定律。」Z糾正他，「一種叫做惰性的現象，或稱為劣根

性，統稱為人的本性。」

「人類一切下流的行為還要硬安上一個專有名詞，以顯得自己的懶惰是理所當然的。」他不否認Z的話，只繼續說下去。

「這就是研究啊。」Z回應，繼續低頭整理他的實驗數據。下禮拜專研老師就要驗收了，現在還沒幾個能用的數據。

牛頭不對馬嘴。

如同蛇吞下一隻大象後就變成了一頂帽子，好像矛盾卻從沒有人質疑它的正確性。或是那些人性的黑暗面，也總有一些像是『旁觀者效應』一樣的專有名詞來掩飾自己沒有動身救人的過錯。

這就是理論啊。

這就是科學啊。

Z用力地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幾個字，即使它們和專題報告毫無相關。

## C

他從沒看過這麼怡人的畫面。深夜的星光月光灑在森林中的湖面，點點螢火在四周閃爍。那靜謐的畫面並非浮光躍金靜影沉璧八個字可以簡單描述的，Z突然認為所謂古人的遊記好像也沒有那麼厲害了。

W在湖中央，像是躺在床上一般躺在湖面上，然後漸漸沉入水面。

月光照在他深棕色的髮上閃爍像是鑲金，把點點晶亮鑲嵌在一圈圈的漣漪。湖水緩緩蓋過W的面容，平靜地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Z瞬間想到琥珀。

松屬植物的樹脂緩緩淹沒枝幹上的所有生物，然後凝固成一顆光華潤澤的化石。

就像W漸漸沉入水底，可能在某天凝結成冰永遠沉浸在這座森林裡，等待哪天被明眼人從湖底撈出來，放在冰庫內好好欣賞。

在W全身都浸入水中時，突然有一股衝力把Z撞進水裡。他被撞的措手不及，就這麼重重摔進水裡。身上的長袖衣物吸飽了水，以至於難以振臂拍水讓自己浮出水面，Z笨拙地掙扎，浮力卻還是敵不過地心引力漸漸地往下沉。

我也要成為化石了呢。

他不合時宜地想。

## VII

「如果人死了，會是怎樣的狀況啊？」

「我哪知啊，不要講的我好像死過一次一樣。」W咬了一口起司蛋餅，薄唇牽起一絲起司，然後拉斷。

Z呼嚕呼嚕地吸著王子麵，也沒再說話。

他想起小時候第一次遇到大地震時，看著家裡搖搖晃晃的鐘擺和幾近翻倒的書櫃，他還哭著緊緊抱住等身大的兔子玩偶縮在牆角。

那似乎是第一次有感覺他『快要死了』。

現實生活中其實瀕死體驗還是少的，再者他倆也不是什麼靈異體質，看不見

那些別人看不見的，沒辦法與死去的人溝通好像就沒有辦法了解死亡的感覺了。

「不是有人說死了三十分鐘內還有感覺？」W說，嘴裡還嚼著蛋餅所以有些口齒不清，「還有之前好像聽說誰說的，什麼會有靈魂飄出來的感覺。」

「反正死了一次就知道啊。」Z拿起熱食部的鐵碗，把裡頭的湯汁一飲而盡，「不過只能體驗一次就是了。」

「是有屁用啊。」W笑了，「反正第一次北模成績出來我們也是該死一死了。」

## D

那是個人聲鼎沸的廣場，Z彷彿看到當初熱月政變雅各賓黨人被肅清的樣子。

眾人大聲叫囂著，把幾個人抬上斷頭台，像是 debug 的程式設計師，從眾多字母中揪出了錯的那幾個（就算只是和一般人站上不同道路也是）。

他被粗魯地抓住，雙手雙腳被胡亂綁住後往斷頭台上抬去，Z一上台便被安置在斷頭台旁，向上看即是亮晃晃的斜面刀刃。

木製的斷頭台上是W，他的表情冷靜一如往昔然後刀刃就這麼掉下來，咖搭一聲，W的頭便落了下來。他的頭顱落地，鮮血從斷裂的頸部噴出染紅了木色的台。

台下的人歡呼，憤怒而激昂地吶喊一些Z聽不懂的語言，甚至像台上扔擲東西，如同看見他們的眼閃著紅光，高能的光束射向W異位的人頭，期待著會有電子游離出來一樣。

Z沒多久便被放在方才W被處死的位置上，脖頸重重地摔在木質凹槽上，金屬刀片隨即自上方垂直落下，然後——

## VI

第一次模考的成績總是差強人意，被老師問起也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沒有人想正面回覆老師們的關心。

「你們這次考的怎樣啦？」尖銳刺耳的女聲在台上迸發，過度的濃妝在臉上覆蓋了原本鬆弛的面容，明明上課鐘還沒打卻站在台上儼然已經開始講課的模樣。

「考超爛的啊。考得那麼爛，不如我們手牽手一起跳下去好了。反正大家都說學妹無緣無故跳樓很衝動，總不能說我們也是無緣無故跳樓吧。」Z癱坐在位置上不滿地說，引來附近同學的笑聲。

「哈哈好啊，我們手牽手一起從窗戶那裡跳下去。反正只有三樓，那麼矮跳下去不會死啦。」隔壁的學霸笑著回應。

「你們還好吧？不要想不開喔。」台上濃妝豔抹的老師突然靠近，刻意的氣音仍帶有原先的尖銳，只是讓人更難以接受一點，「這次北模只是模擬考而已，不要為了這種小挫折就輕生，這樣沒有考慮到你們家長的感受，很不應該。」

Z撇嘴笑了笑，待老師走遠後才轉頭看向鄰座：「哇，想死還要先問問爸媽，真棒。」

「我就不相信那個學妹跳樓不是因為他爸媽，才開學五天就走了，肯定不只

是學校的問題。」鄰座抿嘴一笑，打開三菱中性筆的筆蓋，無視於台上老師開始講的老子道德經，開始寫補習班的微積分作業。

#### E

Z和W一起走在夜晚的街道上，闌暗沒有一盞路燈。那馬路大的出奇，彷彿沒有邊際一樣，可能有二十線道吧，Z猜想。

W無憂無慮地走在馬路正中央的雙黃線上，Z下意識地就把W往路邊拉。

「喂，不要走在馬路正中央啦，這樣很危險，現在又沒有路燈很容易被撞欸。」

W緩慢地轉過頭看向Z，平時靈動的雙眼此時空洞的駭人。

「被撞有什麼關係嗎？反正又不會有人在乎。」他歪著頭回應，但仍然沒掙脫Z拽著他袖口的手。

「說的也是。」Z笑了，打從心底的笑了，就算聽見後方傳來汽車呼嘯著的聲音也沒有理會。

他聽見那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然後有強大的衝擊力把他和W一起撞下去。

這一定是個非彈性碰撞，他想，感受到身後失控的車頭瞬間緊貼自己的腰背，巨大的力道把兩人一起撞倒在地，高速行駛的車輛就這麼從Z和W頭上輾過。

#### V

大考越來越近，整棟樓的氣氛也越趨緊繃，即使校慶將至也不見一絲放鬆的感覺。

「其實那麼緊張也沒有用啊，考不好的人就是考不好。」W躺在深紅色的窗台上，毫不顧慮他有可能正在破壞百年古蹟。

「比你聰明的人都那麼努力了，你又怎麼可能追上他呢。」Z扯開嘴角咧著嘴笑，不管走廊另一端有人正因為壓力太大而崩潰哭泣，「我們終其一生都拚不過那些天才，這是哭也沒有用的事情。」

在頂尖的學校的最大缺點，就是會真真切切的意識到自己的努力是沒有太大用處的，有些人就算上課都在打傳說對決他的段考還是能維持在班排前三名。那感覺說不上絕望，最多也只是放棄努力而已。

然後會發現，放棄自我後會在乎的也只有自己的家長，他們在意的是將來只能和其他人炫耀自己的小孩高中讀的是第一志願，無法繼續用小孩的大學學歷說嘴。

「這世界就是這樣。」聽見上課鐘聲響起，W慢悠悠地從窗台上爬起，走回教室。

#### IV

「聽說最近隔壁班有人想要自殺。」Z無聊地玩弄手中的自動鉛筆，剛寫完一整套國文考卷後發現國文老師又擅自花班費買了一套考卷的壞消息讓他心情不是很好。

「噢，干我屁事。」W聳肩，「反正這時候整天都有人說要自殺，輔導室最近應該很熱鬧。」高三的生活一成不變，從自身和家人師長身上得來的壓力往往

遠超乎國三考會考時的緊張。

「你有想要什麼科系嗎？」W問了一個高三生幾乎在哪都會被問的問題，Z也沒有多想：「不知道，反正成績出來之後到哪就填哪。」

「真隨和。」W笑了，也沒像長輩一樣繼續追問。

#### F

他們倆被包圍在正中間，周圍淨是群無臉人——不是神隱少女的無臉男，是一團人形的黑霧，看不見臉只有形狀，卻能說出話。

那聲音並不尖銳刺耳，卻在他倆身上一道一道畫出傷口，越割越深，甚至直接切入肌理破開一條口子看的見慘白的骨。

「不是第一志願嗎？怎麼成績這麼爛？」

「現在高中生是怎樣，都不會讓位了嗎？」

「這次模考怎麼這樣？」

「現在小孩就是抗壓性低，動不動就要自殺。有沒有想過他們的家長啊？」

「我朋友的兒子這次北模73欸，你呢？」

「.....」

在Z聽清周遭發出的聲音後，身邊的W已經血流滿身，倒在一旁。他的肚子被剖開，消化道散落一地，環狀肌明顯的駭人，肉色的器官被鮮血浸的殷紅，癱軟在土地上。

Z發現其實自己也不是那麼想聽見他們在說什麼了。他清楚地感覺到體溫正隨著體液漸漸流失，然後也失去了意識。

#### G

昏暗的天，幾近半夜的時候。W和他一起被吊在城門外，矮牆上站著一個人手裡握著一把劍，直直地往W的胸腹上刺下去、拔起，再刺下去，像是打點計時器一樣，以固定的頻率在W身上打出一個一個洞。反常的是，除了暗紅色的血液，還有深藍色的墨漬點在W身上，從傷口處蔓延，漸漸連成一個迷幻的圖形。每戳一個洞，就多了一個紅棕摻雜著藍的破口，詭譎的墨漬在W身上作畫，最後成為了「失敗」兩個大字。

遠方的月看來並沒有想像中的遠，是顆漂亮的滿月，可能是月全蝕導致整個月亮紅的能滴出血來。

Z靜靜看著這一切發生，長時間的吊掛以至於有些嚴重的腦充血讓Z不太能冷靜思考，W在這一瞬間在他眼中宛如第二顆血月，只是做的比月亮更稱職些。他這麼想，看著W身上滴下又一串血珠。

W的身上不停淌著血，彷彿看得入迷Z竟不能將雙眼從W身上移開，就算那把劍直直刺進自己胸膛也不能阻止Z繼續注視著W。

#### III

上了高三，好像理所當然地沒有人在乎進度考和段考了。即使如此，班上同學的成績卻依然高的嚇人，成天嚷著自己沒有讀書的人現在改喊沒讀進度只讀了學測範圍，卻還是能把每一科的八十分輕鬆納入掌中。

「欸，我媽問我這次段考怎麼考這麼爛，我跟她說其實我還在班上前半她不相信，又不爽我不讀進度在讀學測。」W 向上拋出手上的排球，然後用力擊出。

「又不是他們要考試，他們最好懂我們的感覺。」Z 笑著伸直雙臂，低手穩穩接住 W 的發球，「幹，沒事打這麼大力想幹嘛啊，痛死了。」

「想到之前別班的誰跟我說過他們班同學看起來像整天都有人要去跳樓一樣，我現在突然懂他的感覺了。」W 舉起右手回擊在空中劃出拋物線的黃藍球體，「這裡的壓力真不是普通大。」

「哪裡？」聞言 Z 有些驚異地抬起頭盯著 W，恰好排球飛越他的頭頂。

「這裡。」W 挑眉，仍然沒有直說他的答案。

砰一聲，那顆球抵抗不了地心引力，墜落在地。

## II

Z 在拿到模擬考成績單的那一刻就把成績單撕碎了。

反正班導不要求給家長過目簽名，這種東西在廠商給的系統網站就找的到了，留著也只是占空間。

W 坐在 Z 的位置上，看著 Z 將撕碎的廢紙扔進垃圾桶裡，然後走回他身旁。

「爽嗎？」W 站起身，把椅子還給 Z。

「超爽。」Z 把自己用力摔進木椅子裡，撞得尾椎生疼也不在乎。他用力呼出一口氣，過冷的空氣讓他的呼吸道不是很舒適。

「今天幾月幾號？」

「倒數三十二天。」

他揉揉眼睛，看向窗外。

「如果我從這裡跳出去，會怎樣？」

「你會用很醜的姿勢著地，可能會噴一點血嚇到在操場上體育課的學妹，然後三樓太矮了你不會死，頂多只是下半身殘廢，明年還是要考學測或是指考。」

Z 無力地趴在桌上哼了一聲，沒有回應。

## H

他感受到空氣迅速擦過身旁的高溫。在 Z 身後的是玻璃幕的摩天大樓，從玻璃的倒影看的出來 W 在他下方，正加速遠離他。

就像是兩顆隕石，由上而下的墜落，大氣產生摩擦力所作的功全轉換成熱能，在他倆身上一點一點的灼傷不甚白皙的皮膚。

這樣也好，總比失去雙翼的天使要實際的多。他想。

隨著距離漸漸拉長，Z 發現這是個沒有盡頭的非理想自由落體，那玻璃帷幕沒有遠離自己，甚至可以透過一格一格的窗框稍微判斷出自己正以怎樣的速度向下墜落。

就這樣掉進黑洞裡吧。

以慣性的形式。

Z 選擇閉上雙眼，讓自己追隨 W 的腳步，墜入這無底的黑洞。

## I

「我是不是沒跟你說過，我最近一直夢見你？」Z坐在頂樓的矮牆上，轉頭看向站在一旁的W。

「沒有，但我覺得這不重要。」W滿臉無所謂地聳聳肩，「你別忘了我陪你翹課來這是要幹嘛的。」

「是我陪你吧，不要亂說話。」Z笑了出來，「突然有點期待其他人看到會有什麼反應。」

「干我屁事。」W撇嘴。

星期一早上八點二十九分，Z和W都沒請長假但似乎也沒幾個人在意，兩人一起坐在W家頂樓水錶邊的矮牆上。

「這是自由落體。」

「不是，自由落體沒有空氣阻力，這是鉛垂下落。」Z向下瞥了一眼。二十八樓。下面是剛醒來準備上班的城市。

「像個夢一樣。」

「最好不要到最後還醒著。」

「反正這就是人生。C'est la vie 嘛。」W隨口說了班導的名言，咯咯笑了起來，「我下去囉，陪我？」

他歪頭徵求Z的同意，看見Z頷首後便抓起他的手，轉頭看向大約八十四公尺下的地面，往矮牆外跨了一步。

「走吧。」